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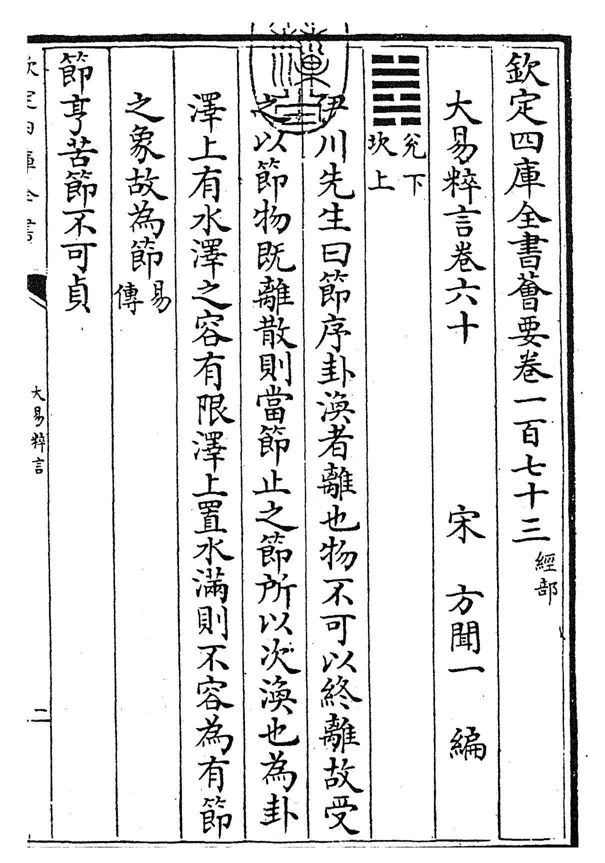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易粹言卷六十至六十四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百七十三　經部

大易粹言卷六十　宋 方聞一 編

䷻ 兌下坎上

伊川先生曰節序卦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以節物既離散則當節止之節所以次渙也為卦澤上有水澤之容有限澤上置水滿則不容為有節之象故為節 易傳

節亨苦節不可貞

伊川先生曰事既有節則能致亨通故節有亨義節貴適中過則苦矣節至於苦豈能常也不可固守以為常不可貞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天下之理有過則有節不及无節也過而不知節則傷害隨之節无傷害是以亨也節之過與无節同非亨之道故苦節不可貞如是則節无它道適中而已然節獨以過為主中由過與不及言也此其所以異者易傳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伊川先生曰節之道自有亨義事有節則能亨也又卦之才剛柔分處剛得中而不過亦所以為節所以能亨也○節至於極而苦則不可堅固常守其道已窮極也○說以行險以卦才言也內兊外坎說以行險也人於所說則不知已遇艱險則思止方說之一作

而止為節之義當位以節五居尊當位也在澤上有節也當位而以節主節者也處得中正節而能通也中正則通過則苦矣○推言節之道天地有節故能成四時无節則失序也聖人立制度以為節故能不傷財害民人欲之无窮也苟非節以制度則侈肆至於傷財害民矣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以苦節為貞其道之窮必矣易說

龜山楊氏曰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盖侈用

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人必先於節用語解

白雲郭氏曰節之成卦自泰三五而來剛柔分而上下剛上而得中故為節且賁之與節皆自泰來其義相類賁則柔來而文剛剛上而文柔節則柔來而節剛剛上而節柔夫泰為天地純剛柔之卦賁以剛柔純質而无文故文之節以剛柔過盛而无節故節之彖言剛柔分而剛得中則知節之名卦以剛柔皆過盛為義也是以泰之象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而節

則終其義者也然天下之理中則可久不及與過皆非可久之道苦節過中是以其道易窮而不能久也說以行險非苦節也中道也九五居尊位有能節之勢而行甘節之道道與位當故言當位以節居中得正其道乃通此節亨之義也人知過盛之可節而不知天地非節亦不能有成是非獨人事而已故聖人因明天地節而四時成為君者必法之以制度故不傷財不害民也天地節者剛之節柔柔之節剛也剛

節柔猶冬之有春柔節剛猶夏之有秋不然則大冬大夏而已安能成四時乎泰之六五以剛節之而成坎少陽也春之象也泰之九三以柔節之而成兌少陰也秋之象也天地之節於此可見故易之卦變於節為尤詳然易卦雖以人事為主亦未有不本於天地而來者蓋上下二體三才亦皆具天地之象聖人明人道本於天地故象之所言或取變或取二體三才其稱天地亦非一道也革節是已 易說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伊川先生曰澤之容水有限過則盈溢是有節故為節也君子觀節之象以制立數度凡物之大小輕重高下之質皆有數度所以為節也數多寡度法制議德行者存諸中為德發於外為行人之德行當議則中節議謂商度求中節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澤无水困則為不足澤上有水則為有餘不足則為困有餘則當節理之常也在人之節則

制數度所以節於外議德行所以節於內也為國為家至于一身其內外制節皆一也易說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伊川先生曰户庭户外之庭門庭門內一作外之庭初以陽在下上復有應非能節者也又當節之初故一无故字戒之謹守至於不出户庭則无咎也初能固守終或渝之不謹於初安能有卒故於節之初為戒甚嚴也○爻辭於節之初戒之謹守故云不出户庭則无

咎也彖恐人之泥於言也故復明之云雖當謹守不出户庭又必知時之通塞也通則行塞則止義當出則出矣尾生之信一无信字水至不去不知通塞故君子貞而不諒繫辭所解獨以言者在人所節惟言與行節於言則行可知言當在先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見塞于九二故不出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爻惟初為有應而曰不出户庭无咎者所以節之也不知有節則出入无時而失慎密之

道且通則行塞則止當出則出初不係於有應无應也應者助其外而已而在我之節其可廢乎故象以不出户庭爲知通塞而繫辭又明慎密不出之義聖人之旨深矣節之議德行於此可見伊川曰户庭户外之庭也門庭門内之庭也易說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失時極也

伊川先生曰二雖剛中之質然處陰居說而承柔處陰不正也居說失剛也承柔近邪也節之道當以剛

中正二失其剛中之德與九五剛中正異矣不出户庭不之於外也謂不從於五也二五非陰陽正應故不相從若以剛中之道相合則可以成節之功惟其失德失時是以凶也不合於五乃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為節如懲忿窒欲損過益有餘是也一作益不及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懦節於行是也○不能上從九五剛中正之道成節之功乃係於私暱之陰柔是失時之至極所以凶也失時失其所宜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體柔位陰故不出門庭凶易說

白雲郭氏曰初為不當有事之地而二以剛中居有為之位其道不可同也故初以不出户庭為知塞而二以不出門庭為不知通知塞故无咎不知通則有失時之凶矣極至也有初故可以節二有二則可以節初二者亦相濟之道歟易說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伊川先生曰六三不中正乘剛而臨險固宜有咎然

柔順而和說若能自節而順於義則可以无過不然則凶咎必至可嗟傷也故不節若則嗟若己所自致无所歸咎也○節則可以免（一作无）過而不能自節以致可嗟將誰咎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非其位失節也然能居不自安則人將容之故无咎兊說也故能嗟咨取容○王弼於此无咎文别立一例只舊例亦可推行但能嗟其不節有過之心則亦无咎也若武帝下罪己之詔而天下

悅夫人過既改則復何咎之有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自成卦之初論之則六三所以節剛也自生爻之後論之則六三居不中正乘剛履險不知節者也不知節則傷嗟且至咸其自取又誰咎乎易說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伊川先生曰四順承九五剛中正之道是以中正為節也以陰居陰安於正也當位為有節之象下應於初四坎體水也水上溢為无節就下有節也如四之

義非强節之安於節者也故能致亨節以安為善强守而不安則不能常豈能亨也○四能安節之義非一象獨舉其重者上承九五剛中正之道以為節足以亨矣一作是以亨也餘善亦不出於中正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以陰比陽以柔從剛安行承上之節而无勉彊矯為之意此六四之所以亨也亨自亨也未足以及人古之所謂守節之士也易說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剛中正居尊位為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在已則安行天下則說從節之甘美者也其吉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則有可嘉尚也○既居尊位又得中道所以吉而有功節以中為貴得中則正矣正不能盡中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剛居中得乎盛位優為其節者也守之不懈富貴常保故曰往有尚易說

白雲郭氏曰安節自安而已而人未必安甘節則施

之于已施之于人皆不以為苦故无往不可所以為人君之道九五居中履正以甘節節天下上下同之其吉宜矣盡節之大者是以往有尚也詩所謂如月之恒如日之升者其往有尚之意與盖言日進而无已也易說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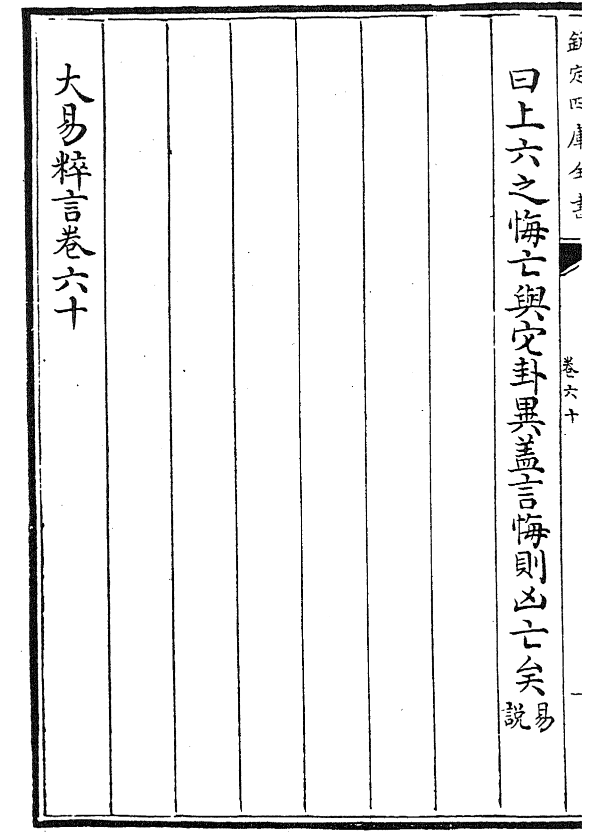
伊川先生曰上六居節之極節之苦者也居險之極亦為苦義固守則凶悔則凶亡悔損過從中之謂也

節之悔亡與兊卦之悔亡辭同而義異也○節既苦而貞固守之則凶蓋節之道至於窮極矣易並傳

横渠先生曰處險之極故曰苦節苦節而不貞悔也必貞而凶則道雖窮而悔亡苦節反若獲吉取悔必多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六居節之極蓋節之過者以苦節人固不能于以自節亦非可久之道如是爲貞則凶矣

夫苦節不可貞而上六固守之故凶而道窮也伊川



曰上六之悔亡與兌卦異蓋言悔則凶亡矣易說

大易粹言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百七十四　經部

大易粹言卷六十一　宋　方聞一　編

☴☱ 兌下巽上

伊川先生曰中孚序卦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節者為之制節使不得過越也信而後能行上能信守之下則信從之節而信之也中孚所以次節也為卦澤上有風風行澤上而感於水中為中孚之象感謂感而動也内外皆實而中虛為中孚之象又二五皆

陽一有而字中實亦為孚義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易傳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伊川先生曰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於豚魚則无不至矣所以吉也忠信可以蹈水火況涉川乎守信之道在乎堅正故利於貞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雜卦曰中孚信也夫信者孚之一也孚者其道之大全也以信不足以盡孚故必曰中孚然

有信之而信者有作也有未嘗信之而信者无作也无作中孚是也故自人之為德論之則曰信又其小者則信於言而已自道論之則曰孚或未見於有為而其道可孚或无其人焉而是道為可孚皆曰有孚也故孚之道有无心於信天下而天下信之之意无不感也无不通也亦无不受而容之也无作也无止也亦无損益盛衰之理有孚于一身于一家于一國于天下遠近大小衆寡之不同其孚一也然易之卦

皆道也而文則人也在卦辭言之則主道在文辭言之則言乎其人也而中孚又以名卦者以信不足以名卦也且道有誠有孚有信人或未之别蓋信者孚之一也孚者誠之一也道之所至誠亦至焉故道大誠亦大而孚為道之信信為人之德是其别也自二帝以來言信者蓋寡至成湯而後言彰信兆民文王演易復稱孚詩人亦言上天之載无聲无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故道之盛者後世莫如文王也至武王

而後復言惇信明義及乎世衰道微人不知孚之為道獨知信而已孔子作易所以曉天下萬世欲其明而无惑故為言曰中孚信也是使後世由信而可得中孚之道也學者於此即以信為孚以孚為信不知孚之有别斯失聖人釋經之旨矣夫中孚之象中虛也虛已而對物則无物在物先來則應之不來則无應此中孚之為信所以進乎誠也苟實其中則先物矣先物有物則不誠在物先安得為之孚乎故子絶

四曰毋我毋我則虛己矣是无先物之物也上天之載无聲无臭亦不過如是而已使有聲臭實其中非天道也有物以實其中非聖人之道也豚魚吉者信及豚魚也唯天地之道可信及豚魚葢天地以生為德而无私於豚魚以生為德故豚魚以是道而生信及也使有心於豚魚則信及者微而其不及者大非天地也聖人法之亦如是而已信及豚魚則孚於天下可知也利涉大川中虛之有濟也利貞者中虛之

德也中虛之德天地也易說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伊川先生曰二柔在內中虛為誠之象二剛得上下體之中中實為孚之象卦所以為中孚也○以二體言卦之用也上巽下說為上至誠以順巽於下下有孚以說從其上如是其孚乃能化於邦國也若人不

說從或違拂事理豈能化天下乎○信能及於豚魚信道至矣所以吉也信以中孚一作虛涉險難其利如乘木濟川而以虛舟也舟虛一有中孚則无沉覆之患一无之患二字卦虛中為虛舟之象○中孚而貞則應乎天矣天之道乎貞而已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中孚上巽施之下悅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信且正天之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中孚之象二陰居內而二五剛中下說而上巽故孚聖人法此所以化邦也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豈非化邦之謂歟豚魚物之至微而无知者信之難及者也信及豚魚況於有知者乎又況於人乎觀此則化邦可知矣巽木也木而中虛所以難可濟也利貞乾德也虛中而利貞其孚所以應天而大也

易說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伊川先生曰澤上有風感於澤中水體虛故風能入之人心虛故物能感之風之動乎澤猶物之感於中故為中孚之象君子觀其象以議獄與緩死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故誠意常求於緩緩寛也於天下之事无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治獄聽訟虛中為先實其中則有闕此中孚之卦君子所以議獄緩死也議獄亦舉一端言

之也凡天下之務當虚中者皆如治獄用中孚之道
也且聖人之為治也有道以為之本刑罰助治而已
非聖人之所尊任以治天下也知此則知虚中之道
矣不知此則刑罰先實其中道无自而入焉是其為
治无適而非刑也安得議獄緩死之事哉如書言宥
過无大又言罪疑惟輕皆議獄之謂也觀舜與臯陶
之言然後知聖人之刑舜之戒臯陶曰明于五刑以
弼五教則五刑者正所以弼五教故命臯陶於朞之

後非五刑可獨任以致治也曰刑期于无刑民協于
中則聖人之心以无刑在刑之先此蓋虛中之道也
其命臯陶則先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故知舜之刑
由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有之非此則无用於刑也
臯陶稱帝之德曰宥過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輕功
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則知聖人之刑皆不
得已而用也不得已而用則由天下有罪而後有刑
蓋聖人不先刑以制天下也故至於好生之德洽於

民心則盡孚天下之道矣中孚之獄如是而已後世捨道德仁義獨任刑以為治者不患天下之不孚而患網之不密不患德之不洽而患文之不峻於是有封屠夷族之禍而人之有生始大𢧵之不如矣又安足與語中孚之道哉秦漢是已易說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伊川先生曰九當中孚之初故戒在審其所信虞度也度其所信而後從也雖有至信若不得其所則有

悔咎故虞度而後信則吉也既得所信則從誠一若有它則不得其燕安也燕安裕也有它志不定也人志不定則惑而不安初與四為正應四巽體而居正无不善也文以謀始之義大故不取相應之義若用應則非虞也○當信之始志一无志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所正是以吉也葢其未有變動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在初言求所信之道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為信之始其信未孚而志應在四進有二三剛柔之間非以禮自防使為衆所信取悔之道也故必防其萌使志不亂孚交如則威如乃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中孚之虛无物閡其中故其孚最為近誠虞吉者審度吉道而有行也度吉而行固善道也然已為有物非中孚之虛矣故言有它有它則中實非安於中孚之道象言志未變者言虞吉有它之志未能忘也忘此則中孚矣初九中孚之始未能盡其

道故尚有虞吉之志盡中孚之道者无適而非吉又何虞乎易說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伊川先生曰二剛實於中孚之至者也孚至則能感通鶴鳴于幽陰之處不聞也而其子相應和中心之願相通也好爵我有而彼亦係慕說好爵之意同也有孚於中物无不應誠同故也至誠无遠近幽深之

問故繫辭云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誠道也至誠感通之理知道者為能識之○中心願謂誠意所願也故通而相應傳並易

橫渠先生曰居中體巽无所私係德必有鄰物願所歸位以德致為五所任故曰與爾靡之靡偃也順從之也說易

白雲郭氏曰中孚之道與物无閡況於交感之際為感通之易者乎是猶鶴鳴於幽陰之中而其子和之

必至之理也有好爵以與爾靡之又其子之願也是其所以和也好爵猶美道也吾與爾靡其道虛已以容人也蓋言中孚之美道其能感人也虛已而已然中孚本應物之道二得之而三失之易說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敵對敵也謂所交孚者正應上九是也三四皆以虛中為成孚之主然所處則異四得位居

正故亡匹以從上三不中失正故得敵以累志(一作心)以柔説之質既有所係惟所信是從或鼓張或罷廢或悲泣或歌樂動息憂樂皆係乎所信也惟係所信故未知吉凶然非明達君子之所為也○居不當位故无所主惟所信是從(本有是以二字)所處得正則所信有方矣(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處之所安物之所忌剛而乘之柔不相比進退之際唯敵是求不恒其德莫非已致(一作志)

白雲郭氏曰自一卦論之則三四為虚中自文言之則六三之不當位又不若六四之能虚已也且中孚之道不立已何得敵之有得敵則有已甚於虞吉故物或怒之則鼔或困之則罷或悲之則泣或樂之則歌四者有感於外而動於中者也感於外而動於中不能忘敵也不能忘敵有我之過也惟中孚虚已无與為敵外物之來如投虚然或怒之則无鼔也或困之則无罷也或悲之則无泣也或樂之則无歌也舉

无得敵之理則其道全矣易說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伊川先生曰四為成孚之主居近君之位處得其正而上信之至一作位當孚之任者也如月之幾望盛之至也已望則敵矣臣而敵君禍敗必至故以幾望為至盛馬匹亡四與初為正應匹也古者駕車用四馬不能備純色則兩服兩驂各一色又小大必相稱故兩馬為匹謂對也馬者行物也初上應四而四亦進

從五而上行故以馬為象孚道在一四既從五若復下係於初則不一而害於孚為有咎矣故馬匹亡則无咎也上從五而不係於初是亡其匹也係初則不進不能成孚之功也○絶其類而上從五也類謂一作相應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誠以接物體巽居柔陰德之盛美者也陰德盛美物所願交故必一其所應絶類於上使陰不疑陽如月近望而不過於盈可以无咎一作免咎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四處得其正蓋有中孚之道者月幾望居盛位而不盈也馬匹亡捨衆志而獨立也六四近君有自盈之失今月幾望則虛已而不盈矣馬匹不亡則有鼓罷泣歌之累今馬匹亡則安行上道終无得敵之理是以无咎也匹亦敵之類也得敵匹亡其道相反也彖皆曰柔在内而文則其道相反蓋卦爻取義有不得而同者也易說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伊川先生曰五居君位人君之象當以至誠感通天下使天下之心信之固結如拘攣然則為无咎也人君之孚不能使天下固結如是則億兆之心安能保其不離乎〇五居君位之尊由中正之道能使天下信之如拘攣之固乃稱其位人君之道當如是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孚盛位而信不交物未免於咎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孚之道无不通亦无不感可以通天下

之志至於固結攣如是以无咎九五君位足以感通天下而无私應之累故直曰有孚攣如位正當而已

易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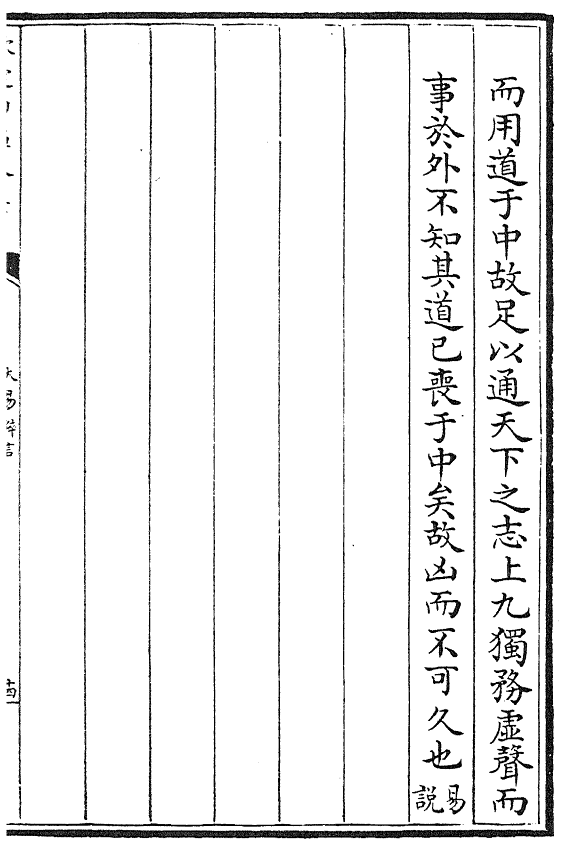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伊川先生曰陽性上進風體飛颺九居中孚之時處於最上乎於上進而不知止者也其極至於羽翰之音登聞於天貞固於此而不知變凶可知矣夫子曰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固守而不通之謂也〇守孚

至於窮極而不知變豈可長久也固守而(一无而字)不通如是則凶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信之極好居物上信而无實上必凶一云將變而為小過也

白雲郭氏曰中孚虛已也虛已者道之虛也道之虛故足以應天下之實而无不通焉是以聖人尚之也翰音登于天聲之虛也聲之虛不足以有為也以是為貞則凶矣虛聲无實非可久之道也九五知虛已



而用道于中故足以通天下之志上九獨務虛聲而
事於外不知其道已喪于中矣故凶而不可久也易說

大易粹言卷六十一

大易粹言卷六十二

宋 方聞一 編

䷽ 艮下震上

伊川先生曰小過序卦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人之所信則必行行則過也小過所以繼中孚也為卦山上有雷雷震於高其聲過常故為小過又陰居尊位陽失位而不中小者過其常也蓋為小者過又為小事過又為過之小易傳○子曰先進於禮樂

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言其文質彬彬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言若用於時救文之弊則吾從先進

小過之義也少日所聞諸師友說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伊川先生曰過者過其常也若矯枉而過正過所以就正也事有時而當然有待過而後能亨者故小過自有亨義利貞者過之道利於貞也不失時宜之謂

正○過所以求就中也所過者小事也事之大者豈可過也於大過論之詳矣飛鳥遺之音謂過之不遠也不宜上宜下謂宜順也順則大吉過以就之蓋順理也過而順理其吉必大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大過四剛二柔剛過之象小過二剛亦曰過者蓋剛實其中則為過矣是以聖人貴夫居柔而用剛故中孚而後有小過頤而後有大過也易說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

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伊川先生曰陽大陰小陰得位剛失位而不中是小者過也故為小事過過之小小者與小事有時而當過過之亦小故為小過事固有待過而後能亨者過之所以能亨也能一作求○過而利於貞謂與時行也時當過而過乃非過也時之宜也乃所謂正也○小過

之道於小事有過則吉者而彖以卦才言吉義柔得中二五居中也陰柔得位能致小事吉耳不能濟大事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大事非剛陽之才不能濟三不中四失位是以不可大事小過之時自不可大事而卦才又不堪大事與時合也有飛鳥之象焉此一句不類彖體蓋解者之辭誤入彖中中剛一作實外柔飛鳥之象卦有此象故就飛鳥為義○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恭過

哀過儉大過不可所以在小過也所過當如飛鳥之遺音鳥飛迅疾聲出而身已過然豈能相遠也事之當過者亦如是身不能甚遠於聲事不可一作能遠過其常在得宜耳不宜上宜下更就鳥音取宜順之義過之道當如飛鳥之遺音夫聲逆而上則難順而下則易故在高則大山上有雷所以為過也過之道順行則吉如飛鳥之遺音宜順也所以過者為順乎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時宜用過雖過正也○失其所安者必矯其所為以求安過於自大其勢必危過於自損可以獲吉故曰上逆而下順為飛鳥之象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小過之亨蓋以小者過則亨是以可小事也過以利貞故能與時偕行而无違非利貞則雖小過亦不能有行矣此小過所以莫先於利貞也可大事者剛也柔可小事而已二五柔中故小事則吉三四剛而不中故不可大事凡剛非二五皆非得位

故言剛失位而不中也中孚虛中而實外舟虛之象也小過中實而外柔飛鳥之象也飛鳥遺音能下不能上上則逆也下則順也逆則无適而非凶此順所以為大吉也由是言之則小過之義可過於下不可過於上可過於順不可過於逆可過於柔不可過於剛故不及其君遇其臣所以為小過之无咎易說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伊川先生曰雷震於山上其聲過常故為小過天下之事有時當過而不可過甚故為小過君子觀小過之象事之宜過者則勉之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當過而過乃其宜也不當過而過則過矣易傳

横渠先生曰過恭哀儉皆宜下之義易說

白雲郭氏曰凡物之過者非其物也事之過者非其事也過則其象變矣如泰之過不為泰否之過不為

否也唯行之過恭不失其為行喪之過哀不失其為喪用之過儉不失其為用是則為可過之道所謂宜下大吉也故凡可過者過之則不為失不可過而過之斯為過矣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此其所以為可過也歟自道論之三者猶為道之小者故稱小過易說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伊川先生曰初六陰柔在下小人之象又上應於四

四復動體小人躁易而上有應助於所當過必至過甚況不當過而過乎其過如飛鳥之迅疾所以凶也躁疾如是一有則字所以過之速且遠救止莫及也○其過之疾如飛鳥之迅豈容救止也凶其宜矣不可如何无所用其力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卦彖言飛鳥之象飛鳥之音而初上又明飛鳥之凶中實外柔飛鳥之象也上逆下順飛鳥之音也迅疾多過飛鳥之凶也别而言之固不同合

而言之則飛鳥皆有是三者之義也初六以柔居下其道順也從剛而應四則捨順而從逆飛鳥上逆之故也是以有凶飛鳥之過一往不及反雖欲救止之末如之何矣故曰不可如何也易說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伊川先生曰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於父者祖之象四在三上故為祖二與五居相應之地同有柔中之

德志不從於三四故過四而遇五是過其祖也五陰而尊祖妣之象與二同德相應在它卦則陰陽相求過之時必過其常故異也无所不過故二從五亦戒其過不及其君遇其臣謂上進而不陵及於君適當臣道則无咎也遇當也過臣之分則其咎可知○過之時事无不過其常故於上進則戒及其一作其及君臣不可過臣之分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與其上比於陽不若下遇於陰與其上

合於五不若退附於初宜下之義也无應於上故能免咎臣居己下猶不可過况其它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於父者祖之象四在三上故為祖又曰五陰而尊祖妣之象也又曰過其祖而遇其妣謂二之遇五也不及其君遇其臣謂五之遇二也遇祖之妣尊妣也不及其臣自畀也尊妣而自畀則二五雖俱為陰柔而君臣之分不亂所謂行過乎恭也是以无咎二五非正應而

相從故言遇遇則所謂小過非大得志也易說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伊川先生曰小過陰過陽失位之時三獨居正然在下无所能為而為陰所忌惡故有所一作當過者在過防於小人若弗過防之則或從而戕害之矣如是則凶也三於陰過之時以陽居剛過於剛也既戒之過防則過剛亦在所戒矣防小人之道正己為先三不失正故无必凶之義能過防則免矣三居下之上居

上為下皆如是也○陰過之時必害於陽小人道盛必害君子當過為之防防之不至則為其所戕矣故曰凶如何也言其甚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居陽以剛而應於上為衆所嫉非過為防慎人或戕之凶之甚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聖人之所以為防者禮而已唯禮足以防人亦足以防已過人而不知防則從或戕於外守已而不知防則從或戕於內傷害既至其凶如何信

不可逃也君子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所以防之耳九三以陽居剛為道過矣過而不知防是以凶也易說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伊川先生曰四當小過之時以剛處柔剛不過也是以无咎既弗過則合其宜矣故云遇之謂得其道也若往則有危必當戒懼也往去柔而以剛進也勿用

永貞陽性堅剛故戒以隨宜不可以固守方陰過之時陽剛失位則君子當隨時順處不可固守其常也四居高位而无上下之交雖比五應初方陰過之時彼豈肯從陽也故往則有厲○位不當謂一作故字處柔九四當過之時不過剛而反居柔乃得其宜故曰遇之遇其宜也以一无以字九居四位不當也居柔乃遇其宜也當陰過之時陽退縮自保足矣終豈能長而盛也故往則有危必當戒也長上聲作平聲則大失易

意以夬與剥觀之可見與夬之象文同而音異也

横渠先生曰道非剛亢故无咎有應於下故曰弗過遇之過此以往難无以除故危而必戒不可常然故勿用永貞一云九四以陽居陰而乘九三之剛非其過也乃適與之遇爾故无咎若率是而往必危以為戒終不可久故勿用永正當思奮爾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四以陽居柔无過也故无咎无咎无過遇之而已遇之者下順乎柔不以剛自居也若捨

柔用剛以是而往危之道也故必戒焉勿用永貞貴夫知時而已時不可過而過之故有往厲之戒時可小過焉又不可以斯道永貞也此過之與時偕行者也位不當者所謂剛失位而不中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弗過而遇之也或得位而中斯為大有為之君尚何往厲之戒乎故往厲之戒特處九四之道耳終非可久之貞也觀爻辭之義則遇為小事而過為大事故上六弗遇過之所以為亢也易說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伊川先生曰五以陰柔居尊位雖欲過為豈能成功如密雲而不能成雨所以不能成雨自西郊故也陰不能成雨小畜卦中已解公弋取彼在穴弋射取之也射止是射弋有取義穴山中之空中虚乃空也在穴指六二也五與二本非相應乃弋而取之五當位故云公謂公上也同類相取雖得之兩陰豈能濟大

事乎猶密雲之不能成雨也○陽降陰升合則和而成雨陰已在上雲雖密豈能成雨乎陰過不能成大之義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不能畜剛止健凡言自我西郊進而不已也柔得中小事吉故曰公弋取彼在穴非及物之功且不能摧敵止暴也三止於下隱伏之象故曰在穴小過有飛鳥之象故因曰取彼在穴雨必蒸聚自下而上則其潤澤周普今自西而東趨其所應其施

未光也已上亦尚往之義易說

白雲郭氏曰雨之潤澤萬物非小道也豈小過柔中之君能盡其道哉雖與二為遇亦可小事而已故言雨則密雲自我西郊方興而未有潤澤之功盖見其不可大事也公弋取彼在穴者弋取小事故能有在穴之獲在穴之獲謂二之遇也君臣之遇固非小事然未能大得君未足以澤及天下故為小也若乾之二五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所謂大矣已上者言陰道

已上行而未雨葢君臣俱柔之象也易說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灾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伊川先生曰六陰而動體處過之極不與理遇動皆過之其違理過常如飛鳥之迅速所以凶也離過之遠也是謂灾眚是當有灾眚也灾者天殃眚者人為既過之極豈唯人眚天灾亦至其凶可知天理人事皆然也○居過之終弗遇於理而過之過已亢極其

凶宜矣并易傳

横渠先生曰不宜上而上乃自取之灾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知不可大事而過之者二四之无咎也知不可大事而過之者上六之灾眚也鳥之飛也多失之過鳥飛之過則離凶焉非獨天灾亦自取耳上六當過之時不知處過之道至於亢極其凶宜矣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其斯之謂與易說

大易粹言卷六十二

大易粹言卷六十三

宋　方聞一　編

䷾離下坎上

伊川先生曰既濟序卦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能過於物必可以濟故小過之後受之以既濟也為卦水在火上水火相交則為用矣各當其用故為既濟天下萬事已濟之時也易傳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伊川先生曰既濟之時大者既已亨矣小者尚有一有字未亨也雖既濟之時不能无小未亨也小字在下語當然也若言小亨則為亨之小也利貞處既濟之時一无之字時字利在貞固以守之也初吉方濟之時也終亂濟極則反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已濟難為既濟方將濟難為未濟名卦之義甚明然則既濟之亨可知矣易六爻有應者八卦既濟未濟居其二而未濟不能濟難者以既濟六

爻皆得位未濟六爻皆失位故也六爻皆應皆得位在六十四卦之中獨此一卦而已以是知欲濟者必在有應必得其位然後可也既濟亨小者小為衍字蓋緣未濟亨之下有小字故亦誤書於此又孔子彖言小者亨也因此遂不能去六十四卦无亨小之義如旅小亨巽小亨是誠小亨也既濟亨之大者也然則孔子言小者亨也者蓋濟難者大人之事故未濟言小狐汔濟以明小者不能濟故為未濟若既濟則

雖小者亦有濟故孔子彖言小者亨也所以别未濟之義也小者如小道小德亦有濟也又如大事雖濟小事亦濟也是皆為小如是則知舉无不濟矣使卦辭有小字則孔子彖辭當以既濟亨小者為句斷下句獨曰亨也殊无義理必以既濟亨為斷句則見既濟亨為文王辭小者亨也為孔子釋之之辭也且大人於難无所不濟故既濟未濟不必論大人惟既濟之後雖小道小德皆可亨未濟之時非小道小德所

能亨也故必以小者亨小狐濡尾爲別也孔子於小
亨增者也二字即文義與旅巽自不同矣初吉者既
濟无不吉也道窮則變未濟終焉故終亂也既濟有
初吉終亂之象未必濟者皆亂也終亂不亂則在人
耳故聖人慎終如始所以復濟終亂之道也昔成湯
黜夏命之後乃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
若將隕于深淵武王大告武成乃偃武修文歸馬放
牛示天下弗服若是者豈有終亂之道乎是以商周

亨國久長由湯武有以濟終亂之道也有其象則卦言之而亂與不亂在人事者非卦所可盡言也易說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伊川先生曰既濟之時大者固一无固字已亨矣惟有小者亨也一者下有未字時既濟矣固宜貞固以守之卦才剛柔正當其位當位者其常也乃正固之義利於如是之貞一有正字也陰陽各得正位所以為既濟也○二以

柔順文明而得中故能成既濟之功二居下體方濟之初也而又善處是以吉也○天下事不進則退无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无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三五之才非不善也時極道窮理當必變也聖人至此奈何曰（一无曰字）惟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堯舜是也故有終而无亂（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通其變然後可久故止則亂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小者皆亨故曰既濟小或未亨非既也既者皆盡之辭利貞者既濟以六爻剛柔皆當位而濟以是知其利貞也使不當位而可濟則非利貞矣六二柔得中也初二皆卦之始也故為初吉終止則亂者止謂雖止則亂至也猶上六濡首之厲是也難止則亂至有不至者何也盖難止亂至者象當然也有不至者聖人維持之力也易說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伊川先生曰水火既交各得其用為既濟時當既濟惟慮患害之生故思而豫防使不至於患也自古天下既濟而致禍亂者盖不能思患而豫防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水性下而居上火性上而居下交則相濟是為既濟也既濟雖非有患之時而患必生於既濟之後故君子思患而豫為之防也成湯之危懼成王之小毖皆思患豫防之謂也故卦言終亂象言豫防爻有濡首之厲其義一也易說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陽居下上應於四又火體其進之志鋭也然時既濟矣進不已則及於悔咎一作吝故曳其輪濡其尾乃得无咎輪所以行倒曳之使不進也獸之渉水必揭其尾濡其尾則不能濟方既濟之初能止其進乃得无咎不知已則至於咎也○既濟之初而能止其進則不至於極其義自无咎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既濟之初方出難矣是以有曳輪濡尾

之象曳輪所以出難也濡尾以曳輪而濡也曳輪而濡尾則身出而難在後矣是以知其既濟也既濟故義无咎易說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也然五既得尊位時以既濟无復進而有為矣則於在下賢才豈有求用之意故二不得遂其行也自古既濟而能用人者鮮矣以唐太

宗之用賢尚怠於終况其下者乎於斯時也則剛中反為中滿坎離乃為相戾矣人能識時知變則可以言易矣二陰也故以婦言茀婦人出門以自蔽者也喪其茀不可行矣二不為五之求用則不得行如婦之喪茀也然中正之道豈可廢也時過則行矣逐者從物也從物則失其素守故戒勿逐自守不失則七日當復得也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得謂時變也雖不為上所用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理不得行於今

必行於異時也聖人之一有為字勸戒深矣○中正之道雖不為時所用然无終不行之理故喪茀七日當復得謂自守其中異時必行也不失其中則正矣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六二柔而行中者也當既濟之時在我者得其位則不失已在人者得其應則不失人内外无失又何患於喪乎有喪亦自復故勿逐七日得也如是則六二之象有得无失而辭言婦喪其茀者蓋得失者消長循環之道方得之際失在前也猶既濟

之終必復於難君子思患而豫防之勿謂其无喪而遂忘其喪也此六二所以言婦喪其茀之義系中婦之象爾雅謂輿革後謂之茀而詩有簟茀魚服鄭氏謂茀之言蔽也伊川曰婦人出以自蔽者也而馬氏王氏皆為首飾未詳其旨伊川先生曰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謂時變也雖不為上所用而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理也易說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

憊也

伊川先生曰九三當既濟之時以剛居剛用剛之至也既濟而用剛如是乃高宗伐鬼方之事高宗必商之高宗天下之事既濟而遠伐暴亂也威武可及而以救民為心乃王者之事也唯聖賢之君則可若驕威武忿不服貪土地則殘民肆欲也故戒不可用小人小人為之則以貪忿私意也非貪忿則莫肯為也

三年克之見其勞憊之甚聖人因九三當既濟而用

剛發此義以示人為法為誡豈淺見所能及也○言憊以見其事之至難在高宗為之則可无高宗之心則貪忿以殃一作殘民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上六險而應此處卦之未濟以終亂者也故以此鬼方九三以陽居陽文明而正故用師雖久困而必克小人用之取亡之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高宗中興之賢君也鬼方至遠之伐也高宗之興其為政事豈伐遠方而已哉故知鬼方之

伐在高宗為小事也小事猶克之以見小者亦亨也猶有三年之憊者既濟之難未至大亨也高宗中興所謂既濟之大亨矣鬼方小事猶且小人勿用則大者可知此其所以中興歟九三當既濟方興之時故有高宗之象易說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伊川先生曰四在濟卦而水體故取舟為義四近君之位當其任者也當既濟之時以防患慮變為急繻

當作濡謂滲漏也舟有罅漏則塞以衣袽有衣袽以備濡漏又終日戒懼不怠慮患當如是也不言吉方免於患也既濟之時免患則足矣豈復有加也○終日戒懼常疑患之將至也處既濟之時當畏懼如是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既濟思患豫防而六四又為多懼之地近君居險是以有繻有衣袽之戒袽敝衣也說文謂繻為繒采蓋其意以謂勿以新繒而忘敝袽亦猶勿

以既濟而忘未濟之難也終日者言无怠時也有所疑者雖未有患以多戒懼而豫防之也易傳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伊川先生曰五中實孚也二虛中誠也故皆取祭祀為義東鄰陽也謂五西鄰陰也謂二殺牛盛祭也禴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不同也二五皆有孚誠中正之德二在濟下尚有進也故受福五處濟極无所進

矣以至誠中正守之苟未至於反耳理无極而終不反者也已至於極雖善處无如之何矣故爻象惟言其時也〇五之才德非不善不如二之時也二在下有進之時故中正而孚則其吉大來所謂受福也吉大來者在既濟之時為大來也亨小初吉是也并易傳

横渠先生曰東鄰上六也西鄰六四也過於濟厚也幾於中時也濟而合禮雖薄受福九五既濟之主舉上舉下其義之得不言而著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大難既濟為之君者何所事焉惟祭祀為先耳與萃渙二卦王假有廟同意牛祭祭之盛者也禴祭祭之薄者也祭之盛者非无誠也然以物為主祭之薄者非无物也然以誠為主物過於誠則物勝誠而誠日以衰誠過於物則誠勝物而誠日以著鬼神惟誠而後通物亦因誠而可薦則祭祀之道誠在所先而物在所後明矣是以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也象言西鄰之時蓋君子誠之為

貴方既濟之初未能備物為亨是得其時也吉大來者既濟亨矣其吉方興而未艾是猶天保之詩言吉蠲為饎是用孝亨禴祀烝嘗于公先王其卒章言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爾或承謂之大來者如此伊川曰東鄰陽也謂五西鄰陰也謂二也易說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伊川先生曰既濟之極固不安而危也又陰柔處之

而在險體之上坎為水濟亦取水義故言其窮至于濡首危可知也既濟之終而小人處之其敗壞可立而待也○既濟之窮危至于濡首其能長久乎并易傳

白雲郭氏曰上六處既濟之極當終止之亂是以有濡首之危非可久於既濟之道也既濟之極難之始而未深也故但濡首而已惟聖人通其變而不至於極則无是危矣易說

大易粹言卷六十三

大易粹言卷六十四

宋 方聞一 編

䷿ 離上坎下

伊川先生曰未濟序卦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既濟矣物之窮也物窮而不變則无不已之理易者變易而不窮也故既濟之後受之以未濟而終焉未濟則未窮也未窮則有生生之義為卦離上坎下火在水上不相為用故為未濟易傳

先生過成都坐於所館之堂讀易有造桶者前視之指未濟卦問焉先生曰何也曰三陽皆失位先生異之問其姓與名則失之矣易傳曰聞之成都隱者西室所聞云田夫釋耒者誤時氏拾遺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伊川先生曰未濟之時有亨之理而卦才復有致亨之道惟在慎處狐能渡水濡尾則不能濟其老者多疑畏故履冰而聽懼其陷也小者則未能畏慎故勇

於濟汔當為仡壯勇之狀書曰仡仡勇夫小狐果於濟則濡其尾而不能濟也未濟之時求濟之道當至慎則能亨若如小狐之果則不能濟也既不能濟无所利矣易傳

白雲郭氏曰易六十四卦終於既濟未濟者凡人事之終始惟曰濟與不濟而已故以是二卦終焉先既濟而後未濟者猶泰之與否也泰極則否既濟窮則未濟天道人事莫不然也聖人之為戒深矣既濟曰

亨未濟亦曰亨者既濟之亨已然之亨也未濟之亨將然之亨也既濟言濡其尾而未濟亦言濡其尾者既濟之濡其尾以曳輪既濟而濡尾也未濟之濡其尾以小狐幾濟而濡尾也夫濟雖大人之事豈狐疑小人之所能哉宜其濡尾而无攸利此其所以為未濟也幾濟而濡尾不喪其生亦幸矣何所利乎若夫飛龍在天大人之造何難不濟是以有不言所利之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伊川先生曰以卦才言也所以能亨者以柔得中也五以柔居尊位居剛而應剛得柔之中也剛柔得中處未濟之時可以亨也○小狐汔濟據二而言也二以剛陽居險中將濟者也又上應於五險非可安之地五有當從之理故果於濟如小狐也既果於濟故有濡尾之患未能出於險中也○其進鋭者其退速

始雖勇於濟不能繼續而終之无所往而利也○雖陰陽不當位然剛柔皆相應當未濟而有與若能重慎則有可濟之理二以汔濟故濡尾也卦之諸爻皆不得位故為未濟雜卦云未濟男之窮也謂三陽皆失位也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未濟知其亨者以六五柔中知其有濟是以亨也小狐幾濟未能出險之中故濡其尾无攸利不能終其濟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是以續

終之事固非狐疑小人之所能也六爻雖不當位而剛柔皆相應雖處已有失然亦未嘗失於人故得人之助是以有亨之象而小狐之濟亦止於无攸利而已不然則凶及之矣易說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伊川先生曰水火不交不相濟為用故為未濟火在水上非其處也君子觀其處不當之象以慎處於事物辯其所當各居其方謂止於其所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火性炎上而在上水性潤下而在下二氣不交不相為用是以為未濟亦猶天地不交而為否也物之有可辯者如水火之性是也居方者猶居上居下是也君子觀未濟之象而慎於辯物居方者欲其所居各得交濟之道无若火在水上而不相為用也不然則物自各止其所在君子何慎之有易說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在下處險而應四處險則不

安其居有應則志行於上然已既陰柔而（一无而字）四非中正之才不能援之以濟也獸之濟水必揭其尾尾濡則不能濟濡其尾言不能濟也不度其才力而進終不能濟可羞吝也○不度其才力而進至於濡尾是不知之極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初六陰柔在下居險之中而上應九四則是小狐欲濟之象然不能有終而濡其尾是陰柔不足以有濟故吝也極至也度可至而至之智者之

事不度才力而妄欲有濟是不知可至之道也无凶而止於吝者得其應以為之助耳易說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伊川先生曰在它卦九居二為居柔得中无過剛之義也於未濟聖人深取卦象以為戒明事上恭順之道未濟者君道艱難之時也五以柔處君位而二以剛陽之才而居相應之地當用者也剛有陵柔之義水有勝火之象方艱難之時所賴者才臣耳尤當盡

恭順之道故戒曳其輪則得正而吉也倒曳其輪殺其勢緩其進戒用剛之過也剛過則好犯上一无上字而順不足唐之郭子儀李晟當艱危未濟之時能極其恭順所以為得正而能保其終吉也於六五則言其貞吉光輝盡君道之善於九二則戒之恭順盡臣道之正盡上下之道也○九二得正而吉者以曳輪而得中道乃正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曳其輪者將以有行也九二以剛中之

才居險難之中剛而有濟故曳以輪貞吉也夫六五之君柔中未能有濟必得九二剛中之臣相與為應乃可濟矣是以有曳輪濟難之漸固守是道无不吉也中以行正者其曳輪也所以輔其君以有濟道之正也以九居二中之德也以中之德行道之正故曰中以行正也既濟初九曳輪而已濟者也未濟九二曳輪而將濟者也夫濟者宜有用舟之象而二卦皆言曳輪者以見濟難之時用力甚艱而後有濟故也

易說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未濟征凶謂居險无出險之用而行則凶也必出險而後可征三以陰柔不中正之才而居險不足以濟也未有可濟之道出險之用而征所以凶也然未濟有可濟之道險終有出險之理上有剛陽之應若能涉險而往從之則濟矣故利涉大川也然三之陰柔豈能出險而往非時不可才不行也○

三征則凶者以位不當也謂陰柔不中正无濟險之才也若能涉險一无險字以從應則利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有强援於上故利涉大川非義躁進凶之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三非中正之才不足以有濟必欲力征而有濟斯取凶之道也然二卦謂之濟者非獨濟其身而已有載上濟下之道故皆有曳輪之象苟濟其身則為小狐之事也非濟之大者也六三雖非中正

之才而處險之上險不能害以之自濟則可濟衆則不可是以雖征凶而利涉大川也征凶以其濟衆也利涉大川自濟也必曰未濟征凶言欲以未濟之道而征是以知其欲大濟也征凶固不若九二曳輪之吉而利涉大川復優於小狐濡尾之吝以此見六三之才居初二之間特以不當濟難之位往濟則凶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

吉悔亡志行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陽剛居大臣之位上有虛中明順之主又已出於險未濟已過中矣有可濟之道也濟天下之艱難非剛健之才不能也九雖陽而居四故戒以貞固則吉而悔亡不貞則不能濟有悔者一无者字也震動之極也古之人用力之甚者伐鬼方也故以為義力動而遠伐至於三年然後成功而行大國之賞必如是乃能濟也濟天下之道當貞固如是四居

柔故設此戒○如四之才與時合而加以貞固則能

行其志而悔亡鬼方之伐貞之至也易傳並

橫渠先生曰剛陽之道迫近至尊非正而吉悔所招

也初處險中叛而未一奮動討伐其勢必克堪之上

任是以有賞易說

白雲郭氏曰四居近臣之位有剛强可濟之才而能

固守居柔之貞是以吉也吉則未濟之悔亡矣故可

以震用伐鬼方震用伐鬼方則其才足以遠濟非獨

自濟其身而已故其君報能濟之功是以三年有賞於大國也必言三年以見未濟之時艱於有為也自古觀之舜有大功二十而後為天下禹八年於外而後平水土湯十一征而天下信之文王九年而大統未集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未濟之難如此則九四之三年有賞未為久也志行者上有六五虛明柔中之君故九四得以行其志而有鬼方之伐不然則自濟不暇又安能濟遠人乎既濟九三與未濟九四皆有

伐鬼方之象者二卦三四為反對故其象同與損益二五言十朋之龜夬姤三四言臀无膚其行次且同義稱高宗則知伐鬼方為小亨言震用則知伐鬼方為大事矣係乎其人大小不同也易說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伊川先生曰五文明之主居剛而應剛其處得中虛其心而陽為之輔雖以柔居尊處之至正至善无不

足也既得貞正故吉而无悔貞其固有非戒也以此而濟无不濟也五文明之主故稱其光君子德輝之盛而功實稱之有孚也上云吉以貞也柔而能貞德之吉也下云吉以功也既光而有孚時可濟也○光盛則有暉暉光之散也君子積充而光盛至於有暉善之至也故重云吉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六五柔中文明之君虛已而有容故賢者樂為之輔以濟天下之難是以九二有曳輪之吉

而九四有鬼方之伐也人君不以尊位自居而樂於虛已待賢固守是道宜其吉而无悔矣君吉而无悔是以未濟之悔可亡於九四也為君之德孰有加於是者乎此其所以為文明之君有孚虛中也虛中故能尊賢而容衆是以吉也上言貞吉始之吉也下言有孚吉終之吉也此所謂能續終者也昔文王之為君也徽柔懿恭所謂柔中也光于四方顯于西土非君子之光乎至於得賢而用之則有若虢叔閎夭散

宜生泰顛南宫适之徒以為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臣故在詩則文王獨稱大明而在易則未濟六五亦獨為君子之光也易說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剛在上剛之極也居明之上明之極也剛極而能明則不為躁而為决明能燭理剛能斷義居未濟之極非得濟之位无可濟之理則當樂

天順命而已若否終則有傾時之變也未濟則无極而自濟之理故止為未濟之極至誠安於義命而自樂則可无咎飲酒自樂也不樂其處則躁忿隕穫入於凶咎矣若從樂而耽肆過禮至濡其首亦非能安其處也有孚自信於中也失是失其宜也如是則于有孚為失也人之處患難知其无可奈何而放意不反者豈安於義命者哉○飲酒至于濡首不知節之甚也所以至如是不能安于義命也能安則不失其

常矣(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飲酒而至于濡首不節之甚也其必失此樂也有孚(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五有孚于賢者故為賢者之光上九有孚于飲酒適足自養而已安能有濟哉然自養者獨養其身雖无大咎至於難將及已濡首而不變是不知進退存亡之節者也向之謂有孚今則失是矣上九剛明之才可用而不知變故聖人之辭戒之如

此昔伊尹始則耕于有莘之野終則幡然而改所謂
知進退存亡之節者又安有濡首之失乎易說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十四

大易粹言卷六十四

謹案卷六十第二頁後四行聖人立制度以為節
刋本脫度字據程子易傳增
第四頁後五行當議則中節刋本議訛義據程子
易傳改
第六頁後五行如懲忿窒欲損過益有餘是也刋
本益訛抑又脫是也二字並據程子易傳改增
卷六十二第六頁前三行救止莫及也刋本救訛
故據程子易傳改

第七頁前六行七行則戒及其君臣不可過臣之

分也刋本及其訛其及又衍不可過三字並據

程子易傳删改

卷六十四第十一頁前二行虛已待賢刋本虛訛

處令改正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録監生臣和其聲